

A close-up, low-angle portrait of Kim Dae-jung, looking down and to the right. He is wearing a dark suit, a white shirt, and a blue and white striped tie. The lighting is dramatic, with strong highlights on his face and hair, and deep shadows elsewhere.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out of focus.

# 金大中自传

[韩] 金大中 著

[韩] 李仁泽 [中] 王静 [中] 高恩姬 译



김대중  
자서전

# 金大中自传 ②

[韩] 金大中 著

[韩] 李仁泽 [中] 王静 [中] 高恩姬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大中自传 / (韩) 金大中著; (韩) 李仁泽, (中) 王静, (中) 高恩姬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300-16195-2

I. ①金… II. ①金… ②李… ③王… ④高… III. ①金大中 (1924~2009) —自传  
IV. ①K833.126.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2219 号

金大中自传

[韩] 金大中 著

[韩] 李仁泽 [中] 王静 [中] 高恩姬 译

Jin Dazhong Zizhuan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 × 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48.75 插页 6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890 000 定 价 (上下) 19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目 录

<b>第七部 1997年12月—1998年6月</b> .....	<b>403</b>
漫长而沉重的冬天（1997年12月17日—1998年1月） .....	403
“请不要叫阁下”（1998年2月25日—5月12日） .....	416
四大部门改革（1998年） .....	425
在美国的八天九夜（1998年3—6月） .....	436
<b>第八部 1998年6月—1999年</b> .....	<b>446</b>
牛群，穿越板门店（1998年6—9月） .....	446
奇迹不会奇迹般地出现（1998年9—10月） .....	456
金刚山旅游（1998年11月—1999年9月） .....	469
21世纪究竟是谁的呢？（1998年12月—1999年3月） .....	483
四强外交之结（1999年2—6月） .....	495
并不是单纯的、柔弱的政府（1999年6—9月） .....	506
“如果不是金总统，可能会再死10万人”（1999年9—12月） .....	518
<b>第九部 2000年1—6月</b> .....	<b>530</b>
走进新千年（2000年1—3月） .....	530
三更半夜等着去朝鲜的特使（2000年2—6月） .....	541
您踏上了惊险的、险厄的路（2000年6月13—14日） .....	553
现代史一百年，最棒的一天（2000年6月14—15日） .....	568

<b>第十部 2000年6—12月</b> .....	<b>583</b>
沐浴在阳光下，开花结果（2000年6—9月） .....	583
福利不是施惠，而是人权（1998年—2000年10月） .....	598
2000年秋天，阳光灿烂的日子（2000年10月） .....	605
比尔·克林顿与布什，再加上朝鲜半岛（2000年11—12月） .....	615
第一滴水最为勇敢（2000年12月） .....	624
<b>第十一部 2000年12月—2003年2月</b> .....	<b>635</b>
国民政府的小妹妹——女性部的诞生（2000年12月—2001年3月） .....	635
点亮人权之灯（2001年5—9月） .....	647
知识信息强国，梦想成为现实（2001年9—11月） .....	658
交出民主党领导的位置（2001年11月—2002年2月） .....	667
春日，健康不佳（2002年3—6月） .....	678
“红魔和烛光”（2002年6—10月） .....	685
离开青瓦台（2002年10月—2003年2月） .....	695
<b>第十二部 2003年2月—2009年</b> .....	<b>709</b>
心怀世界（2003年2月—2005年12月） .....	709
比国民向前多走半步（2006年1月—2008年5月） .....	722
永远还是存在的（2008年5月—2009年6月） .....	739
人生越想越美丽 .....	755

## 第七部 1997年12月—1998年6月

国库空空，随时可能破产。那些肩负国家使命的人们，你们说过的大话都去了哪里？堂堂一国的副总理垂头丧气地坐在我的面前。真是让人心急如焚的日子。如果之前韩国曾经争取到了什么国际声望的话，真想把这些都卖掉换成美元。

### 漫长而沉重的冬天（1997年12月17日—1998年1月）

我接到了大儿子弘壹的电话，一大早儿子的声音有些特别，他的心情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回想一下，有多少人因为我而在那么长的岁月中痛苦地生活。弘壹多次被拉到情报部审问，并受到拳脚相加，就是因为有个父亲金大中。我一个人受就够了，只管朝我来吧……可我的三个儿子都遭受了身体和心理上的伤害。特别是弘壹，拷打的后遗症使他连路都走不稳。看着儿子们的状况，我真是心如刀绞，却又不能表露出来。我对儿子们一直是愧疚的。挂断电话，儿子的声音还久久回荡在耳边。

12月7日，还剩一天就要进行总统选举了，可我的弟弟大义却离世了，我亲爱的弟弟！儿时我们曾一起在荷衣岛的野地里翻滚，一起看着大海怀揣着梦想，朝鲜战争时期在木浦刑务所里一起迈进了死亡的门槛又逃了出来。他心甘情愿地承受了我的苦难，一直在背后像我的影子一样生活。临终之际，大义叮嘱家人不要对外界透露自己死去的消息，或许是因为害怕给本来就健康问题缠身的我增加心理负担，害怕那些大权在握的人从他的死当中联想起我的健康问题。他对先我而去感到歉疚，大义就是那样上路的。我怎能忘记这个弟弟啊！

金泳三总统打来电话祝贺我当选，并对我的健康表示担忧，提议尽快相见。早上青瓦台政务首席提着花篮来到我家。我打电话给大国家党候选人李会昌和国民新党候选人李仁济，对他们的落选表示慰问，两人对竞选失败淡然接受。我也郑重地邀请他们在今后的国家执政当中协助我。

我和妻子一起站在庭院前面，市民们将我家围了起来。媒体照相机的闪光灯闪烁，欢呼声此起彼伏。我作为总统当选者第一次向国民们致辞：

“真心地感谢所有国民。经历了建国以来第一次朝野之间的政权交替，现在这个国家新的历史已经开始了。”

上午9点在国会议员会馆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我强调为了克服金融危机，恢复国际金融信用度是最重要的，并声明新政府将忠实履行现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缔结的协议事项。我呼吁韩国国民的和解和统一，并强调了“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并行发展”。

“1997年12月18日将作为全体国民团结一心的历史转折点而被铭记。在这个国家当中再也不允许出现政治报复、地域和阶层歧视。我同样地尊重和热爱所有地域和阶层。作为总统我将扫除一切差别歧视，公平保障所有国家成员的权益，在这片土地上将没有因歧视而对立的立足之处。”

我们将把所有企业从权力的铁链当中、从权力的庇护当中解放出来。将来在激烈的世界经济竞争当中，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才能生存。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的现实。经济的目的是创造国民的幸福，因此我会全力保护庶民的权益，开创我们的经济走向民主市场经济的时代。新政府将会用21世纪的哲学和洞察力、高效率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来经营国家。

结束会见后我参拜了铜雀洞国立显忠院。回到国会后，我接到了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电话：

“为民主主义和政治进步而献出一生精力的金当选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对此表示祝贺和尊敬。”

祝贺词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现实不允许我们只谈良言，因为国家的命运危在旦夕。克林顿总统敦促我诚实地履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协议。他还说，当前韩国经济面临危险的处境，他们会尽快把美国的协商团派过来。说实话，我认为克林顿的这种发言有点过分，因为这是和当选者的第一次通话，稍嫌无礼。但是他的话没有丝毫夸张，当时韩国整个国家面临很大的困境。

和克林顿总统通完电话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的电话在等着我。我请求他帮助面临最大危机的韩国，桥本龙太郎承诺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我们。



下午我参拜了“4·19”墓地。民主化实践家族运动协议会和全国民族民主遗属协议会的妇女们在等着我。她们眼里噙着泪水紧紧抓住我的手久久地没有放开，是她们的眼泪抚育了这片土地的民主主义，我怎能忘记她们的眼泪呢！她们曾经说过，实现民主化就会为儿子们跳舞，可今天她们却在流泪。我发誓：为新的世界而献身！回到家时，驻韩美国大使博斯沃思来到了我家，我们谈了一些关于韩国经济危机的问题。

晚上我和金钟泌、朴泰俊两人在我们家共进晚餐。选举期间我们三个人曾共渡难关，我感谢了他们两位。胜利的果实是甜蜜的，成功后获得的喜悦是无穷的！虽然是胜利者的晚餐，但却有些沉闷，好似有沉甸甸的东西压在心灵深处。两位也感觉到了这一点。经济危机确实是国难。

夜里11点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打来了电话。紧接着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总裁沃尔芬森也打电话找我。我向两位求救。他们祝贺我的当选，也表示会帮助韩国。

过了凌晨我才上床，却久久难以入睡，反而越来越精神了。选举结束后真想好好睡一觉，当时想着如果当选的话要在寂静的地方一步步地思索国政。但是，现在所有人都在找我，许多问题在等待着我，我必须作出决定。当选者的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外电很关注我的当选并且对我的当选附加了很多意义。《纽约时报》和《华盛顿时报》等主要媒体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了我当选的消息。特别是我遭受的长期的政治磨难和作为政治者的荣辱作了详细的报道。宣称我的当选是“永远反对者的历史性胜利”，是“韩国民主主义革命”，是韩国历史上第一次在野党候选人被选为国家领导人。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是和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和波兰的莱赫·瓦文萨当选为总统的事情比肩的伟大的政治事件。”德国媒体报道说：“似前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通过东方政策在欧洲结束冷战一样，很多韩国人在期待金大中谋求朝韩和解之路，会结束东亚的冷战。”

外电还担忧外汇危机造成的隐患对我的严峻考验。外电甚至还宣称，我面临着“被赐毒酒”的局面。

中国的《人民日报》报道了凌晨1点的选票票数并刊载我的照片，并报道我的当选是不容置疑的。《人民日报》如此迅速地报道外国的选举结果是很出人意料。特别是中国外交部发表言论，“热烈欢迎”我的当选。中国政府在注视着我！

我开始着手办理政权移交，了解长久未能解决的悬案。首先查看国库。20日上午10点，我把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院长官林昌烈叫到国民会议厅。我最想了解的是外汇情况，所以问了金库的状况：

“12月18日外汇储备为38.7亿美元。即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支援，也无法还清来年1月份到期的外债。”

国库居然空空如也！负责国家运营的人们都哪里去了？只有垂头丧气的副总理一个人坐在我的面前，没想到一个国家的财政危机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济金也挽救不了国家破产的局面，该怎么办呢？

“经济到了这种地步，政府到底在干什么？”

林副总理这才承认政府的失职：

“政府没有适时采取措施是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

林副总理坦白，对短期外债和外汇储备疏于管理，只做汇率预防是引发危机的原因。我敦促财政经济院反省。可是这已都是过去的事情，现在最紧要的问题是国家濒临破产的边缘。我对林副总理说：把这次的经济危机当成因祸得福的契机，新政府彻底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在经济政策方面彻底排除政治逻辑，只遵循经济原则。

这天，我约了金泳三总统在青瓦台共进午餐。金总统到大厅迎接我。会谈由我来主导，当然反映了很多我的意思。

我们达成协议，因经济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政府和接管委员会各抽6名人士组成紧急经济对策委员会，立即成立12人组成的紧急经济对策委员会。任命自民联副总裁金龙焕为委员长。他曾经担任过财政经济院长官，具有卓越的政治能力，各方面均值得信赖。紧接着办理紧急经济对策委员会的人选问题。国民会议选金元吉政策委员长，张在植议员，柳钟根全罗道知事，自民联选了政策委员长李台燮和议员许南薰。政府方面的委员有经济副总理林昌烈、外务部长官柳宗夏、通商产业部长官郑海舟、总统经济首席金永燮、总理行政调整室长李永铎、韩国银行总裁李经植6人。

紧急经济对策委员会事实上就是经济紧急内阁。政权移交前虽然由现任政府负责国政的运营，但是经济必须由下届政府来参与。最重要的是国民和国际社会不信赖现任政府。如果现在经济真的破产的话，这个责任得由下届政府承担，这是国家的灾难也是国民的痛苦。

对全、卢二位前总统的赦免以及恢复权利问题可能会有不小的反抗。但是，被害者原谅陷害者，和解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我想实践我平时主张的“宽恕论”，对两

位前总统赦免并恢复其权力，从此以后不应有政治报复和地区间的敌对现象，这就是载着我的愿望的象征性措施。

我有一段时期对新军部势力感到深恶痛绝，他们的野蛮暴行甚至出现在我的梦境里，但我还是决定饶恕他们，因为我想起了英国民主化下的“宽恕的政治”。

1649年英国清教徒革命时期，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但是这种政治报复带来了局势的混乱和内乱，其结果出现了更加狠毒的独裁者——克伦威尔。此后英国国民在1688年光荣革命时期，帮助了蹈袭查理一世王权主义的詹姆斯二世的在外流亡。詹姆斯二世在法国流亡时期建立了流亡政府，他的儿子、孙子，子孙三代誓死要恢复王权。英国政府预料到这种局面，可是并没有把他们置于死地。英国之所以在宽容和秩序中开放政治之花，就是因为其深处有着宽恕与和解精神。

与为阻止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妃逃往国外而将其处以死刑的法国，还有把尼古拉二世一家全部处以死刑的俄国相比，英国的决定是明智而伟大的。英国使用这种宽容政策整整三百年之久，从而维持了民主与和平。我记起英国的这种宽容与和解，虽然这样做很难，但我还是原谅了他们。

全、卢二位前总统22日被释放了。我仔细看了全斗焕前总统的感想录：

“我非常高兴看到尊敬的、值得信赖的金大中当选。”

美国财政部部长大卫·利普顿一行22日来到了韩国。在美国最大的节日圣诞节前夕，克林顿总统委派他们过来。利普顿到来之前我把全罗道知事柳钟根叫到了我的办公室。柳知事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曾经担任过新泽西州州长首席经济咨询官，他是美国“经济通”。我经常向他求教，而他的指点均很有效。我问他利普顿会向我们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也许会提出来整顿和解雇的问题。美国方面要测探当选者的意图，是来摸底的。”

对利普顿一行表明什么，用什么来赢得他们的支持？我彻夜难眠、思绪万千。

22日清晨，对外协力特别大使金基桓来到了我家。金大使刚从美国回来，他去美国会见了政界和财界的主要人士。他汇报了我们的外汇危机的实际情况和美国政府的態度。金大使给我看了韩国银行的统计资料“预计年末外汇储备额是-9亿~-6亿韩元”。离年末只剩下不到10天的时间，我问：“这是事实吗？”

对这个问题，金大使比较详细地作了说明。我又问，如何做美国才能帮助韩国。

“整顿解雇制度的接受、外汇管理法的改正、对抗性合并的容许、引进集体诉讼制度等。”

这些都是1996年2月3日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缔结的协议里所没有的事项。他

们向我们要求当时的协议里没有的内容，所有的内容都不是轻易能够接受的事情，特别是关于整顿解雇制度，这是我在竞选期间和国民约定好的，如果接受这个条件的话，劳动界肯定会反对的。但是为了不失去4 000万人口的一个国家，我下了决心。

上午11点30分，在汝矣岛国民议会大厅我们会晤了利普顿、驻韩美国大使博斯沃思一行。我方由金元吉、张在植、金永汉、柳钟根出席。这是美国对我与新政府的面试。

果然不出所料，利普顿提出了韩国今后劳动灵活性的方向。我的回答非常清晰：

“现在，公共机关或一般企业如果不通过调整结构精减人力的话，就不可能起死回生。我们的国民对此也非常清楚。所以，如果真的到了必须裁员的地步，我们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如果因为解雇10%~20%的劳动者的问题而犹豫不决，导致企业倒闭，就会使100%的劳动者失去工作。如果企业解雇掉一部分劳动者而转危为安，恢复竞争力，那么可以重新启用被解雇的员工。而且，我认为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是车之两轮，我们将不断推动经济政策的发展。”

美国代表团的表情顿时变得晴朗了许多。我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信任感。利普顿一行留下了意味深长的微笑，并带着微笑回到了美国。圣诞节前夜，我们接到了13个国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会先期支援100亿美金的通报。终于解决了眼前的破产危机。

如果前面只有一条路可走，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我决然的立场声明反而赢得了包括美国克林顿总统在内的发达国家领导人的信任。外国媒体表示如果当时我没有表明关于整顿解雇制度的确切的态度，那么早期金融支援就不会实现。

《华尔街日报》社论评论道，在财团和工会组织中，我更加亲近工会势力，我的这种政治立场将会在对企业执行政策时起到有利的作用。

“金大中的第一把火是他在当前时势下为证明自己是最合适的人选，从而为满怀期待的人们带来希望而点燃的。”

问题在于劳动界是否能欣然地共同参与。事实上，韩国经济的外汇危机是政府干预金融的原因。大部分的企业不惜借债以壮大规模，不能从所谓的“大而不倒”的幻想中解脱出来。政府与金融机关却对这样的现象置之不理。围绕特惠贷款产生的腐败问题从未间断。

财团们并没有停止过度及重复投资，并不考虑成本—收益，甚至根据财团总裁的喜好来决定投资的种类。对金融机构的资金就像个人的财产一样随意使用，如果成功的话就是运气好，如果失败就把责任推卸到政府身上。长此以往，企业就会失

去竞争力，金融机构就会经营不良。

从年初开始，东南亚一带的通货膨胀就开始了。1997年7月，随着泰国货币泰铢的贬值，危机逐渐扩散到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中国香港与新加坡等国际金融市场也变得梗塞。紧接着，我们的金融机构借入美金就变得更加困难。这时，如果政府与金融当局能够制定有效的对策，那么最少可以阻止陷入IMF体制。政府一直被汇率防御而困扰，如果不是耗尽了外汇储备量，金融危机也不会这么快到来。

总而言之，外汇危机是只重视成长的“朴正熙式发展模型”带来的恶果。建立在劳动者与中小企业的牺牲之上的政经粘连的危楼终于开始倒塌了。这是我们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主义的后果，也许其实这是早就已经有预告的灾难。如果与民主主义并行发展经济的话，政经粘连与政府干预金融所带来的严重的腐败问题就不会发生了。就算实现了市场经济，而没有实现民主主义的话，国家建设还是会向一边倾斜。历史会这样证明的。

很多人认为苏联与东欧的没落，是资本主义的胜利、社会主义的失败，但是我却不这样想。苏联与东欧国家没有实现民主主义，所以导致了急速的崩溃。

12月24日，我与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等经济团体领导人会面，发布了企业政策的原则。整体的框架是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自行调整，减少政府的介入，成立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互助与协作体制，坚决根除政经粘连与政府干预金融。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会长崔钟贤的话让我记忆犹新。

“作为经济人，听到了很痛快的一番话。最近经济人真的是没有面子，这一切都是我们经济人的错误。我们是罪人中的罪人。”

25日，确定了总统一职承兑委员会委员长与24名委员的名单。

26日，汉城三清洞教育行政进修院举行了揭牌仪式。在野党终于成为执政党，对这一历史性的政权交替，委员们都掩饰不了紧张。李钟赞委员长认为“承兑委员会担负着现政府的过去、现在、未来总体检察作用”。李海瓚委员表示“担负这样的责任，感觉肩上的任务很重”，并再次表明了决心。我对每位委员都表示了鼓励。

一开始委员们的热情过度，让世人觉得有些接近权力机关。承兑委员会想构建出一幅完全不同于过去政府的新政府的蓝图，对现政府将国家引入危机的错误进行彻底的追究。我对委员们的忠心很了解，但是承兑委员会很容易会被误解为凌驾于国民之上的机关，我再次强调一定要全力戒备。

在接受承兑委员会业务报告的过程中，我们听到了青瓦台与一部分部所正在销

毁有关文件的报告。特别是安全部等信息机关，在总统选举结束以后，将各种机密文件进行了有组织的销毁。承兑委员会向高健总理提出了即刻终止销毁文件的要求。但是青瓦台与主要部所却一直在销毁文件。可能有很多需要隐藏的东西。数十年间一直放置不管的不正之风会有多少呢。

承兑委员会在历时两个月的活动后，选出了“100 大国政课题”。经济领域 40 个，统一/外交/国防领域 20 个，教育/文化/福利/环境领域 20 个，政务/法务/行政领域 20 个。虽然初期也出现了一些混乱和困难，但是委员们不分昼夜地工作。这是大家都没有经历过的政权交替，委员们一定也感觉到了沉重的使命感与责任。我非常感激努力工作的承兑委员会。我请委员们将我们珍重的业务完善地记录下来编成一份白皮书。这份白皮书对下一届政府也将会非常有用。

我提拔金钟权为秘书室室长。周围的人们对此反应较大。他是庆尚北道出身，再加上还是卢泰愚政府时期的政府首席，提拔他表明了我不顾出身或地区的“广征人才”的意愿。而且这也将参加总统选举时我所提出的不问从前，只根据能力来选拔人才的公约进行了可视化的行动。当然我平时就一直关注金室长的品性与能力。

29 日，我访问了前方军部队。我强调了安保的主体是人，所以军队的士气比什么都重要，而且一定要公正地处理人事问题。当时，三星将军以上的高层职位中全罗道出身的人只有一个。我发表了讲话：

“不论地区或学历，进行公正的人事处理，军队就不会一直等着汉城的指示，就会向北方集中全力。”

30 日，我访问了陆海空三军指挥部聚集的大田鸡龙台。登上本厅台阶时，在鸡龙台服役的大校以上的 70 多名将军列队向我敬礼。他们肩上的星一共有 120 颗。我保证今后将作为军统授权者，保护军队的权益。将军们的鼓掌非常热烈。我与将军们共进午餐，三军总裁依次讲了祝酒词：

“向军统授权者致以无上忠诚。”

虽然解救了外汇危机的燃眉之急，但是金融市场还是非常不稳定。世界对韩国的看法还是非常的冷淡。为了恢复信任，不得不面对劳动的弹性改革。但是，劳动界的反对声音却很强烈。我们亟须社会范围内的相互体谅。我在提出公约的时候曾经承诺过，为了调整现有劳动界的所有现案，将会成立劳资政委员会。为了寻找实现劳、资、政三者的相辅相成之路，而成立劳资政委员会，这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如果没有工会与业主所有的牺牲与协议，就不能克服外汇危机。我回忆起了劳资政委员会的诞生过程。

12月26日，我与韩国总工会委员长朴仁相会面，要求他一起参加劳资政委员会。但是朴委员长要求财团与官僚们应该率先垂范，他的态度让人觉得有些保留。27日会见的民主总工会委员长代理白石范态度则更为强硬。他以参加劳资政委员会为条件，来换取经济听政会以及处罚负责人、财团领导的正式道歉与个人财产的捐献等。另外，他对整顿解雇制度也表示了鲜明的反对态度。我恳切地想要说服他：

“接受IMF的合作，吸引海外投资，就必须引进整顿解雇制度。”

我们就整顿解雇制度与IMF进行了协商。另外，为了今后企业与金融的结构调整，这也是必不可缺的政策。但是，劳动界还是没有丝毫的动静。虽然为了协商包括整顿解雇制度在内的所有现案而成立劳资政委员会，但是劳动界却按兵不动。真让人难堪。

我没有放弃，一直坚持说服他们。我坚信如果我把我们的经济面临什么样的处境以及现实情况告诉他们的话，劳动界也会有所表示的。劳与资，不能偏向任何一方，必须作出公正的仲裁，这样劳动界才不会觉得吃亏。即便如此，劳动界的反抗还是非常顽强。虽然我理解他们的处境，但还是觉得他们不近人情。我一直自豪自己非常了解劳动者。这样的我，怎么会单方面让劳动者们陷入困境呢？但是劳动界却没有解除疑惑。不过，历届政府确实从未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为他们着想。我还是坚持着想要说服他们。

韩国总工会于1月13日的深夜发布了参加劳资政委员会的声明，而一直顽固坚守的民主工会则于14日凌晨发布了参加劳资政委员会的声明。那天早上韩光玉副总裁向我报告劳资政委员会的成立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多么让人高兴的消息啊！我于15日在汉城汝矣岛中小企业会馆举行的劳资政委员会成立仪式上，强调了劳资政委员会作为克服外汇危机与创造21世纪韩国经济的新蓝图的中流砥柱的作用：

“本次外汇危机是上天给我们的机会。如果我们能够好好利用，幸运女神就会慢慢走近，而不能好好利用，那么厄运女神就会带来毁灭。”

劳资政委员会（委员长韩光玉）成立后便提出了在委员会上讨论的十个议题。劳、资、政三个方面将会如何分担困难，经过讨论并向对方提出要求。企业方面提出了财团体制的改革方案与非商用不动产的买卖等，政府承诺维持物价稳定与社会保障制度等，劳动界提出了整顿改革雇佣调整等制度。

最后针对整顿解雇制度的明示产生了一些分歧。劳动界对在共同宣言中明示整顿解雇制度立法化提出了反对，最终采取了“劳资政委员会中协商通过的议题，根据2月临时国会的日程，尽快进行妥善解决”的迂回表述。虽然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是通过对话与妥协，我们看到了找到解决现案的可能性。

整顿解雇制度的引进法案已经纠缠不清。虽然明白这项法案的宗旨，但是工会领导层却不可能那么容易就说服工作岗位上的劳动者们。我们也要给劳动界提供些什么，但是我们不能只想到权宜之计。整顿解雇需要强有力的说服力。我提出赋予工会政治活动的权利，并承诺教师工会于1999年7月开始合法化。另外劳动基本权也进行了扩大。这是劳动界的夙愿。公务员职场委员会也于1999年1月成立。4.4兆韩元的失业对策财源也增加到5兆韩元，从而扩大对失业者的支持。

劳资政委员会于2月6日通过了10个议题，90多个课题也得以妥善解决，向全世界展现了通过妥协打开共生之路的创举。虽然历经了千辛万苦，但是我认为劳资政委员会是渗透着我的灵魂的产物。相关的法案也于2月14日在国会通过。

1998年的新年到来了。这一年对韩国人来说说是灰暗的一年。舆论在新年伊始就提出今年将会是难上加难的一年。我的心情也异常沉重。我一直在构想让经济恢复的方案。休假期间一直在下雪，我在酒店里面透过窗户看外面的世界，白雪皑皑。如果白雪能够帮助国民忘掉忧伤该有多好！

4日，我与国际金融投资人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进行会晤。他坚信“拥有人道统治哲学的民主主义领导人的国家，国际社会应该进行支援”。他表示为我的人权与民主化斗争而感动。在总统选举之前，他与我进行了电话会谈，对克服外汇危机而向我提出了许多建议。虽然国际社会对他有“外汇投机的鬼才”的否定看法，但是他在苏联解体后，给予东欧和俄罗斯巨大的投资和捐款。

新年伊始与乔治·索罗斯会长见面，是我受想吸引海外资本的迫切之心的驱使。接到我的邀请后，他取消了新年休假赶到韩国来见我。他承诺将会积极地向韩国提供投资。我在此之后又见了许许多多个人与企业的投资者，我恳请他们向韩国投资。我动员了我周围所有的资源。如果之前我还有那么一些国际名声，我真想把这些都卖掉来换取美元。如果之前我们有积攒下来的国际信任，我想用它做担保来贷款。

5日，我参加了在国民会议汝矣岛党社召开的开始办公仪式。在会议上我强调了不能只将痛苦强加在劳动者身上，政府与企业也要进行相应的努力。开始办公仪式也兼备着新年贺礼，但是气氛却非常沉重。结束演说之后，所属议员与当职者握手时我说道：“我执政之后还让你们如此受苦，真是非常抱歉。但是我们一起肩负着责任共同前进吧。”

第二天，6日，是我的生日。我指示不能准备任何的庆祝仪式，不与家人聚餐，也不举行生日聚会。一碗海带汤就能代替所有的东西。那天我非常的忙碌。上午与金泳三总统在青瓦台进行了政礼会同，听取了劳动部长官的业务报告。下午参加了



市民社会团体共同新年贺礼仪式，之后又与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进行了会晤。

这天，任命朴智元为总统发言人。在这之前，他向我所展示的找出事件核心的能力与特有的诚实，让我对他十分信任。

每天都有让我感动的事情发生。让全世界都为之动容的收集金子的运动中，国民们纷纷拿出柜子里面的金饰品到银行去。全国大大小小的银行门口，手持金饰品的民众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金戒指、金项链等数不尽的首饰包含着许多感人的故事，都是非常珍贵的纪念品。

百姓们用自己的金饰品填满了空空的国库。新婚夫妇拿着他们的结婚戒指、年轻夫妇拿着孩子的周岁戒指、老年夫妇拿着孩子们孝敬自己的金戒指，都交给了国家。运动员们交出了他们平生引以为豪的、凝结着血汗的金牌。枢机主教金寿焕就任时收到的十字架他十分珍惜，可是他却捐出了如此珍贵的纪念品，周围的人表示惋惜，他却说：

“耶稣连自己的身体都奉献了，这不算什么。”

这真是枢机主教的作风。电视画面中每天都播放着这些让人感动的事迹。

我看到这些无私奉献的国民，他们带给我的感动让我无法用言语形容。我生活在一个拥有这样的国民的国家，是这些国民推选我为这个国家的总统，让我无比感动！这让我由衷产生了一种可以克服患难的自信心。夫人拿出了幸运的四枚钥匙以及戒指等 120 盾<sup>①</sup>的金子，我也找出了 100 多盾的金子。

其实收集金子的运动从去年年末就开始了，与消费者保护团体的干部举行见面会时，我就曾经提出了这个建议：

“我们国家每年进口价值 60 亿美元的金子，大部分都堆积在金库里。通过收集金子的运动，将这些金子卖出去，就可以获得足够多的金子了。”

这只是我个人提出的一个构想。就像旧汉末百姓们开展了国债补偿运动，家家户户将自己家柜子里的金子都收集起来，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外汇危机的困扰。民间团体收集起来的金子换成美元，用来还外债，三年以后就可以将金子的钱再加上利息一起还给国民，这种方法也曾经提到。

收集金子的运动一开始也遭到了很多反对，但后来市民团体与电视台也加入了，一直到 1998 年 3 月为止，全国一共有 350 万人捐出了 226 盾的金子。按照当时的市价一共是 21.5 亿美元。收集起来的金子出口，美元就赚进来了。1998 年 2 月出口增加了 21%，实现了 32 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其中，金子的出口额为 10.5 亿美元。百

<sup>①</sup> 盾，韩国黄金计量单位，1 盾 = 3.75 克。——译者注